



傅斯年史学论著

傅斯年 著

傅斯年史学论著

傅斯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史学论著 / 傅斯年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1
(新原点丛书)
ISBN 978-7-5458-0834-6

I. ①傅… II. ①傅… III. ①史学—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9483 号

责任编辑 梁健民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傅斯年史学论著

傅斯年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360,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834-6/K·128
定 价 48.00 元

出版说明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发生“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西封闭的地理、文化格局解体，中西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投入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传统学者的自觉转型，还是留洋归来学人用西学治学方法研究探讨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主流研究方法与西方的实证法、诠释法等交汇，激荡出不少新思想和新观念，这种学术方法上的创新，使民国学术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产生了一个卓然的学者群落。这批民国学人不管是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守望知识度人、学术纯粹的天空，他们都以自己的思想、人格、学识、修养，为那个时代建立起了各个学科的新型学术范式。

时代发展到今日，那些当年建立的新型学术范式仍然规定着我们当下的学术研究路径。无论人们如何标新，如何骄傲，民国学人作为一个整体，像山一样绕不过去。事实上，他们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原点所在。

上海书店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传统文化、文史资料、学术精品的整理和出版，《新原点丛书》本着这一出版传统，将优秀的民国学人的学术成果不断介绍给读者，希望这一举动能给当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带来某种便利。

目 录

史学方法导论	1
史学方法导论	3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41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48
《史记》研究	82
战国子家叙论	95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140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	
——一个短记	156
考古学的新方法	160
明成祖生母记疑	168
夷夏东西说	179
说“广陵之曲江”	228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234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247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249

一、夷夏东西说	251
二、姜原	252
1. 姜之世系	252
2. 姜之地望	254
3. 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257
4. 姜羌为一字	258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三、周东封与殷遗民	260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四、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 东迁	268
1. 〔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268
2. 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274
3. 周公之事功	275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五、论所谓五等爵	278
1. 〔五等称谓的淆乱〕	278
2. 〔公侯伯子男释字〕	288
3. 〔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296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附录	299
一、战国子家叙论	299
二、性命古训辨证	300
序	300
引语	302

上卷释字	306
第一章 提纲	306
第二章 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其字义	307
第三章 《周诰》中之“性”“命”字	326
第四章 《诗经》中之“性”“命”字	333
第五章 《左传》《国语》中之“性”“命”字	340
第六章 《论语》中之“性”“命”字	345
第七章 论《告子》言“性”实言生兼论《孟子》一书之“性”字在原本 当作生字	347
第八章 论《荀子》性恶、正名诸篇中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351
第九章 论《吕氏春秋》中“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354
第十章 “生”与“性”、“令”与“命”之语言学的关系	356
中卷释义	364
第一章 周初人之“帝”“天”	364
第二章 周初之“天命无常”论	373
第三章 诸子天人论导源	389
第四章 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	395
第五章 总叙以下数章	399
第六章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406
第七章 墨子之非命论	413
第八章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	421
第九章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430
第十章 本卷结语	438
下卷释绪	440
第一章 汉代性之二元说	440
第二章 理学之地位	450

史学方法导论

史学方法导论^{〔1〕}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1〕 此篇系作者 30 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稿。原稿七讲，分别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论略》、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第六讲《史学的逻辑》和第七讲《所谓“史观”》。现仅存第四讲第一章“史料之相对的价值”，本书所录即此。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它，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

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它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它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它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它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它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的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它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五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到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第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第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第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

不过的实例。

王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夔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卅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二十叶），曰：贞夔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夔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辛亥夔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羊□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夔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








































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胘作服牛，《初学记》卷九十引，又《御览》八百九十引《世本》，鯀作服牛，鯀亦胘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胘为黄帝医马，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胘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胘，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胘，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侪。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 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其文曰：贞之于王（《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之于王

(《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曰:贞王□(下阙,《前编》卷七第十叶)。案,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古文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又,《说文》木部:智,竟也,从木声。,古文智。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 (《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辵间,与莫字从日在辵间同意,而篆文作,不从月而从舟。此例之本当作。智鼎有字,从心从,与篆文之从者同,即之初字,可知一字。卜辞字从二从,(卜辞月字或作或作)其为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啻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盖后人多见有扈,少见有易,又同是夏时事,故改易为扈。下文又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亦即有易也。古狄易二字同音,故互相通假。《说文解字》辵部,逋之古文作。《书·牧誓》:逋矣西土之人。《尔雅》郭注引作矣西土之人。《书·多士》:离尔土。《诗·大雅》:用蛮方。《鲁颂》:狄彼东周。《毕狄钟》:毕狄不。此三字,异文同义。

《史记·殷本纪》之简狄，《索隐》曰：旧本作易。《汉书·古今人表》作简媯。《白虎通·礼乐篇》：狄者，易也。是古狄易二字通。有狄即有易，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是王亥弊于有易，非弊于有扈，故曰，扈当为易字之误也。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孙氏之騷说）。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今本《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也。《山海经》注所引《真本竹书》，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条，古本想亦有之。殷在河北，非亳殷，见余前撰《三代地理小记》），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有易之人杀王亥，取服牛，所谓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者也。其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者，似记王亥被杀之事。其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者，恒盖该弟，与该同秉季德，复得该所失服牛也。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仇，故为之不宁也。繁鸟萃棘以下，当亦记上甲事，书阙有间，不敢妄为之说，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解居父及象事，固自显然。要之，《天问》所说当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同出一源，而《天问》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

上 甲

《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辞不见上甲。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亦不见主甲。余由卜辞有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或中，而悟卜

辞中凡数十见之田(或作𠄎),即上甲也。卜辞中凡田狩之田字,其□中横直二笔皆与其四旁相接;而人名之田,则其中横直二笔或其直笔必与四旁不接,与田字区别较然。田中十字即古甲字(卜辞与古金文皆同),甲在□中,与𠄎𠄎𠄎之乙丙丁三字在□或□中同意。亦有□中横直二笔与四旁接,而与田狩字无别者,则上加一作𠄎以别之。上加一者,古六书中指事之法,一在田上,与二字(古文上字)之一在一上同意,去上甲之义尤近。细观卜辞中记田或𠄎者数十条,亦惟上甲微始足当之。卜辞中云自田(或作𠄎)至于多后衣者五(《书契前编》卷二第二十五叶三见,又卷三第二十七叶,《后编》卷上第二十叶各一见),其断片云自田至于多后者三(《前编》卷二第二十五叶两见,又卷三第二十八叶一见),云自田至于武乙衣者一(《后编》卷上第二十叶)。衣者,古殷祭之名。又卜辞曰:丁卯,贞来乙亥告自田(《后编》卷上第二十八叶);又曰:乙亥卜宾贞□大御自田(同上卷下第六叶);又曰:(上阙)贞翌甲□𠄎自田(同上第三十四叶)。凡祭告皆曰自田,是田实居先公先王之首也。又曰:辛巳卜大贞之自田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前编》卷三第二十二叶)。又云:乙未贞其求自田十又三示牛小示羊(《后编》卷上第二十八叶)。是田为元示及十又三示之首。殷之先公称示,主壬主癸卜辞称示壬示癸,则田又居先公之首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数先公当自上甲始。且田之为上甲,又有可征证者。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今卜辞中凡专祭田者皆用甲日,如曰:在三月甲子□祭田(《前编》卷四第十八叶);又曰:在十月又一(即十有一月)甲申□酹祭田(《后编》卷下第二十叶);又曰:癸卯卜翌甲辰之出牛吉(同上第二十七叶);又曰:甲辰卜贞来甲寅又伐田羊五卯牛一(同上第二十一叶)。此四事祭田有日皆用甲日。又云:在正月□□(此二字阙)祭大甲𠄎田(同上第二十一叶)。此条虽无祭日,然与大甲同日祭,则